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九

太宗皇帝紀二十一

至道元年正月戊申朔德音改元 端拱初詔于昭陽門內
道北建上清宮謂左右曰朕在藩時太祖特鍾友愛賞賚不
可勝紀今悉貿易以作此宮為百姓請福不用庫錢也時王
沔叅知機務奏曰土木之工必有勞費不免取百姓脂膏介
上嘿然數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有詔中輟後歲餘內設
道場與道士言及之乃復出南宮舊金銀器用數萬兩鬻于
市以給工錢訖其役丙辰宮成摠千二百四十二區 上親
為書額車駕即日往謁焉 度支判官陳克叟梁鼎上言唐
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選餘糧地有
遺利臣等每于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墾田之
制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于陳
許鄧穎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
古通方之士分為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
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千人給牛一頭治田
五萬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
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屯歲可
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致倉
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為種植公田之未
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此又敦本
勸農之要道也傅子曰命縣于天人力雖脩苟水旱之不時
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
也且蟲災之害又少于陸水田既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
矣 上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馮
傳往諸州按視經度其事選廬江人亮南充人也 始命司

門員外郎開封孫贖為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唐文宗朝
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請改
為奉諸王講讀今皇姪皇孫皆列職環衛請以教授為名從
之故涪陵悼王廷美諸子之在京者皆令肄業焉 契丹大
將韓德威率數萬騎由黨項勒浪兔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
等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
衆于子河汭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詐為府州兵躡其後虜大
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晁突厥太尉
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首領一人德威僅以身
免甲子御卿遣使奏捷 上召見便殿問破虜之狀笑謂左
右曰契丹小醜輕進易退朕常誠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
則分奇兵以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也今果如吾言
左右皆呼萬歲初并代都部署張永德聞虜入寇以太白萬
勝訣占之語其僚佐曰賊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及值歲
星對遂兵家大忌彼當自敗不足慮也坐客皆撫然及是乃
歎服 端拱末詔以興道坊 宣祖舊第建道宮乙丑成凡
二百六十五區賜名曰洞真選京師諸州女官得胡又玄等
三十一人使居焉初趙贊自京罷歸纔數月 上復令贊專
鈎校三司簿領會改創三司官屬以趙贊為西京作坊副使
度支都監有鄭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與贊親比互相表裏
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鑛都監二人既得聯職由是益橫
恣所為皆不法丁卯詔削奪贊官爵并一家配隸房州昌嗣
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並于所在賜死中外莫不稱
快 上曰謂近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不能絕其類在
人甄別尔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叅知政事寇準對曰帝
堯之時四凶在廷則三代以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

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明附小人為自安之計如昌嗣輩奔走賤吏不足言也諸州奏案頗有官典盜用庫物者上謂近臣曰夫人之善惡在乎原情假如官典私竊庫物雖至鉅萬止一盜耳亦何害于民政哉若黨庇檢人稔成奸惡以茲蠹政其為盜大矣詔諸州長吏無得擅斷杖刑以下聽與通判官等量罪區分二月甲申命宰相及羣臣分于京城寺觀祠廟禱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嶽故事御署祝版以遣之翰林學士王禹偁上言準禮五嶽視三公今雖加王爵猶人臣介天子若稱名恐非古制請自今更不御署庶尊卑適序典禮無差上親批其紙尾曰昔唐德宗猶屈拜風雨且國朝典禮素定豈可廢也朕為萬民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所憚至于親署又何損焉初將作少監索湘為河北轉運使有訟其擅用庫錢以自用者坐責膳部員外郎知相州時有群盜聚西山下謀斷澶州河橋入攻磁相白晝輒援旗伐鼓鈔劫閭里隣郡發兵千人捕逐無敢近湘擇州軍之勁銳者得三百人偵其入境即掩擊盡擒而戮之河北轉運使王嗣宗以其狀聞詔復前官為河東轉運使丁酉詔除兗州歲課民輸黃落荆子芟芟十六萬四千八百圍因令諸路轉運使檢按部內無名配率如此類者以聞當悉蠲之三月丁未朔詔以官倉積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為種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上曰時雨既降土膏初起民無種則不能盡地利但竭廩以給之至秋有百倍之獲國馬食以芻藁可矣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告諭部下幕職州縣官等應公私利害並許上言附傳置以聞送中書舍人閱視可否己巳上令衛士數百輩射于崇政殿庭召張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上賜李繼遷鈔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上

欲威示戎虜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
大駭 上笑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番部弓弱矢短但見此
長大人固已逃遁况敢拒敵乎 上因謂浦曰戎人皆貧窶
飲食被服粗惡無可戀者繼遣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
流內銓引見選人內秦可觀嘗負微譴召對之際詞氣慷慨
帝目之數四又陳廉者自陳前任冀州屬邑簿防援城壘有
勞詔並補右班殿直押監押差遣各賜紫袍靴笏銀百兩
帝謂之曰汝等苟能副我任使朕固不惜恩澤他年勤幹有
勞願復文資者亦聽 會要三月事 詔權傳貢舉 夏四月
癸未吏部尚書平章事呂蒙正罷為右僕射叅知政事呂端
為戶部侍郎平章事 上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
書多務與卿均勞逸今又謂端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
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矣卿宜勉之先是 上作釣魚詩斷

卷廿六

四

章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也後數
日遂罷蒙正而相端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遇 上
常恨任用之晚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為務奏事
上前同列多異議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

書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謙讓不敢當 呂惠補正惠公傳改本史語罕

所罕明作端易却立俟頤 叅知政事蘇易簡罷為禮部侍

郎翰林學士張洎為給事中叅知政事洎與易簡嘗同在翰

林尤不協及易簡遷中書洎多攻其失易簡去位洎因代之

初寇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

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己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

于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

論多為準心服乃兄事之極口薦洎于上 上亦欲用洎又

知其在江表曰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焉

翰林待詔尹熙古等皆江表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

古等侍書禁中紀聞作琴瑟待詔今從國史曰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

古言李煜怨佑諫說太直尔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

數薦洎不已既同執政洎奉準愈謹事一決于準無所預專

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戊子詔自今叅知政事宜與宰

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博先異位宜合而為一遇宰相

使相視事及議軍國大政並得升都堂先是趙普獨相太

祖特置叅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復有

釐革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

兄餘慶任叅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願復故事上特從其

請亦以慰準意云實錄云初宰相趙普初議置叅知政事與

殺議非普所建庚寅詔御史臺告諭内外文武羣官應父

母在川峽漳泉福建嶺南等處並令迎侍就養專糾察違詔

者重寘其罪丙申賜布衣潘閬進士及弟未幾追還詔書

以閬所為狂妄故也辛丑上謂宰相曰自春不雨

至今並走羣望而未獲嘉應豈獄犴之際頗有冤繫乎即日

命侍御史元玘等四十四人乘傳分往諸道按察刑獄除十

惡劫殺故殺鬪殺官典犯賊及損敗官物外其劫殺止除為

首者餘悉減死配本城流以下遞減一等一日御崇政殿親

決京城諸司繫囚獲原宥者數百人曰謂宰相曰刑罰者不

得已而用之能不失有罪而得中道者斯為難矣東漢劉寬

止用蒲鞭人知恥格所謂威而不猛足以輔成德化也後三

日大雷雨街中水深數尺乙巳知通利軍錢昭序表獻部

內赤烏白兔各一云烏稟陽精兔昭陰瑞報火德蕃昌之兆

示金方馴服之徵念茲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望宣付史

館從之上謂侍臣曰烏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昭序

淑之從子也五上詔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計
司錢穀之務溥等言盡知其利病不可以口占願得條對許
之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具奏上曰謂宰相曰凡財賦
之通塞繫于制置之臧否見于簿領李溥等略陳所見亦各
有所長朕嘗謂陳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至于
錢穀利病此輩自幼即枕藉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
假以顏色引令剖析宜有所資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
問呂端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
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上然之溥河南人也翰林
學士王禹偁兼知審官院及通進銀臺封駁司制敕有不便
多所論奏開寶皇后之喪羣臣不成服禹偁與僚友言后嘗
母天下當遵用舊禮或以告上不悅甲寅禹偁坐輕肆罷
為工部郎中知滁州上謂宰相曰人之性各固不可移朕
嘗戒勗禹偁令自修飾近觀舉措終為不改禁署之地豈可
復處乎禹偁嘗為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匹備濡潤禹
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在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
其才及別去為買一馬或言其買馬虧價者上曰彼能却繼
遷五十匹馬願肯虧價哉己未李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
十一事中書叅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于籍其十九事令
陳恕議定而後行之癸亥上語及三司曰謂侍臣曰朕
豈不知以崇高自任耶但為救世養民所以錢穀細務亦自
與用心區分耳朕若更不用心則如何整頓也只如前代帝
王昏弱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
公私窘乏韓滉專制鎮海積聚財貨德宗遣其子臯往求得
百萬斛斛以救艱危即當時朝廷事勢可見矣朕今收拾天
下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戶滑民望吾毫髮之惠不

可得也 丙寅叅知政事寇準奏曰近者邊上易署主帥增
修甲卒深合事宜 上曰天下庶政日新滔滔如流水朕固
不怠于聽斷至于疆場戎事又安危所繫亦皆是朕一一躬
自籌度預為制置以防其漸若臨事倉卒則無及矣準對曰
自非睿略淵深長羈遠馭則安能坐制黠虜使邊庭無事也
因語及用將帥 上曰前代任人責望既深又不知勞苦如
漢貳師將軍長驅士卒深入西域以未得汗血馬遮玉門關
却令反旆後以巫蠱事坐族誅致廣利沒身戎虜又蘇武陷
單于庭十九年備歷艱辛能終持漢節及歸朝受賞止於典
屬國朕則不然將帥材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
自節髡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
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缺望之釁所以各
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自梁晉以降昏君弱主
失控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叅議
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臨四海以至公御下不惟此輩假
使李廣復生無姑息之理也 丁卯 上謂宰相曰國家歲
入財賦而倍于唐室且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
于公家下凌上替經制隳壞苟前代措置得宜則已致太平
豈復煩朕思慮也因召三司使陳恕等責以職事曠弛恕等
對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需所費浩瀚國家諸州
每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時舉利權朝廷以侵民慮皆拒
而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材力駕下
惟盡心薄領終不足上裨聖理 上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
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
吏當改職簿領有一處節目未備即十年五年不與斷決以
至貧無資給轉死溝壑此卿等之過也豈不傷和氣哉恕等

頓首稱罪 戊辰開封尹壽王元侃言太康縣昭慶鄉華陽
村民獲玄兔一以獻 上謂宰相曰玄兔之來國家之慶也
呂端等對曰玄者北方之色兔即陰類夷狄之象華為中國
中國陽也將有夷狄解纒受冠帶于闕下昭邦國之慶以致
太康者乎

太宗皇帝紀二十之二

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詔重造州縣版籍頒其式於天下凡一縣所管幾戶夏秋二稅苗畝桑功正稅及緣料物用大紙長作券排行實寫為帳一本送州覆校定以州印印縫于長吏廳側置庫作板櫃藏貯封鎖自今每歲州縣二稅將起納前並令本縣先如式造帳一本送州本縣納稅版簿亦以州印印縫給付令佐 乙酉遣內侍裴愈乘傳往江南諸州購募圖籍願送官者優給其直不願者借本于所在州命吏繕寫以舊本還之 上嘗草書經史三十紙召翰林侍讀呂文仲一一讀之列秘閣官屬名位刻石摹印裝飾百軸于是付愈賫詣名山福地道宮佛寺各藏數本或立園養素好古博雅之士為鄉里所稱者亦賜之 賜石刻寶錄在六月戊戌 丁酉詔募

民請佃諸州曠土便為永業仍蠲三歲租三年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于印紙以旌旌賞 八月乙亥朔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望自今執政大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運使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 上謂宰相曰六臣品位雖崇若出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要繫州府不繫品位此朝廷典憲不可輕改也宜仍舊貫 壬辰制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恒大赦天下文武常叅官子為父後見任官賜勳一轉詔皇太子兼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斯禮之廢將及百年 上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初叅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 上足創甚自發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準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官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

下之望者 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非臣所知也 上遂以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于是立為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 上聞之召準謂曰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顧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也 上趨宮中語后嬪以下六宮皆前賀 上復出延準飲醉而罷準嘗奏事切直 上怒而起準攀 上衣請復坐事決乃退 上嘉嘆曰此真宰相也 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也 三朝聖政錄謂準 帝時蓋誤也今從本傳 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至等上表懇讓詔不許至等入謝 上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

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至如禮樂詩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余至等頓首謝 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繼英少以筆札事趙普普自河陽罷為太子少保常從者皆去惟繼英奉事愈謹普再入相遂隸名中書五院皇太子在蕃選為導史兼內知客事 上嘗召見謂曰汝始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及東宮建故有是命然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為蓋執政之失也丁酉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為冊皇太子禮儀使有司既定冊禮又言唐制宮臣參賀太子皆舞蹈開元始罷之故事百官及東宮接見祇呼皇太子上牋啟即稱皇太子殿下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嘗所行用左春坊印宮內行令又按唐制凡

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按畫曰其與親友師傅書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宮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伏緣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署皇太子位其當中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署餘斷按及處分公事並畫諾詔改諾為準餘皆從之又言百官見皇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宮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皇太子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冊畢見皇后儀詔止用宮中常禮 九月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荊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丁未 上因問近臣汴河疏鑿之由

世宗

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其事以奏且曰今帶甲數十萬戰騎稱是萃于京師仍以亡國之民悉集于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旬服時有水旱而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會于天邑舳舻相接贍足京師以無匱乏也唯汴之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大禹疏鑿以分水勢揚帝開剛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于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汴渠

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利然其成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畝會之水湊流此渠以成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早濕且昔之安流今乃絕悍歲漕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沿運而無難阻今則上春開而天子其為難也甚矣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利也皆自天行其建都然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利也皆感之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此王曾等語今附張洎奏下

丁卯上御朝元殿冊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宮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後入殿受冊寶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恭賀自樞密使內職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宮臣等畢集皆序班于宮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備內臣褰簾皇太子常服出次就坐諸王宗室恭賀再拜訖垂簾皇太子降坐還次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使內職師保賓客而下以次恭賀皆降階答拜訖升坐受文武官宮臣三品以下恭賀庚午具鹵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冬十月乙亥皇太子讓宮僚稱臣許之上嘗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文武二絃乃增作九絃琴五絃既別造新譜二十七卷俾太常樂工隸習之以備登薦乙酉出琴阮示近臣且謂之曰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古人之意或有未盡琴七絃今增為九絃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今增為五曰金木水火土則五行並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賈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相以下皆聽由是中外獻歌詩頌者數十人上謂宰相曰朝廷文物之盛前代所不及也群臣所獻歌頌朕再三覽之校其工拙惟李宗諤趙安仁楊億詞理精愜有老成風可召至中書獎諭又曰吳淑安德裕胡旦或詞采古雅或學問優博抑又其次矣安仁字子淑丹陽人也朱文濟者金陵人專以絲桐自娛不好榮利上初欲增琴阮絃又濟以為不可增蔡裔以為增之善上曰古琴五絃而文武增之今何不可增也文濟曰五絃尚有遺音而益以二絃斯足矣上不悅而罷及新增琴阮成召文濟撫之辭以不能上怒而賜蔡裔緋衣文濟班裔獨衣綠欲以此激文濟又遣裔

使劍南獲數千緡裔甚富足而文濟藍縷貧困殊不以為念
上又嘗置新琴阮于前旁設緋衣金帛賞賚等物誘文濟
文濟終守前說及遣中使押送中書文濟不得已取琴中七
絃撫之宰相問曰此新曲何名文濟曰古曲風入松也 上
嘉其有守亦賜緋衣文濟風骨清秀若神仙 上令供奉僧
元藹書其象留禁中十一月己未上閱武于便殿衛士挽弓
有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而綽有餘力回謂近臣曰事有
奇異驚聽者此是也方知寰海無事美才間出悉在吾彀中
矣朕向于行伍中選氣質端謹勇而知禮進退有度者乃授
以挽強之法俾相講教所以弧矢之妙莫無倫比又令騎兵
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
中節 上曰此殿廷間數百人尙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
數萬成列者乎 初梁氏建都草創閭巷皆曰廩號丁卯詔

叅知政事張洎改撰京城內外坊名八十餘由是分定布列
始有雍洛之制云 十二月癸酉 上以時和年豐寇盜剪
滅頽謂宰相曰國家自近歲以來鍾茲艱運水旱作沴連年
不稔河南蜀川相繼叛亂飛帛輓粟千里駭然而又京邑之
中霖雨彌月百物湧貴道殣相望于茲時也百姓嗷嗷然朕
為其父母居億兆之上位尊責重莫遑寧處每日與卿等相
見雖不形於頽色然而中心憂念無頃臾之安由是內修政
經救萬民之愁疾外勤戎略定三邊之狂孽以至有司常職
米鹽細事朕亦不憚勞苦並躬親裁斷遂致上天悔禍否極
斯泰巴蜀餘妖竄伏黔水繼遭醜類窮蹙沙漠而又普天下
九穀咸登塞北江南紅粟流衍朕豈望纔經災歉之後便覩
茲開泰深自慶慰也呂端等相率稱賀先是司天秋官正韓
顯符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擇工鑄焉庚辰渾儀成

詔于司天監築臺置之

張思訓及顯符並有渾儀志但記

其候儀法不知何也

丙申 上顧侍臣曰自晉漢以來朝廷削弱主

暗臣強紀綱大壞僅成邦國朕承喪亂之後君臨大寶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觀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別作朝廷法度于時遠近騰口咸以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奮德耆年亦不能無異朕執心堅固靡與動搖晝夜孜孜勤行不怠于今二十載矣卿等以朕今日為治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絕奸幸固亦無慙于前代矣上又曰近代誠為亂世豈有中書布政之地天下除授皆出堂後堂之手賣官鬻爵習以為常中外官吏賢愚善惡無所分別時政如此安得不亂也 上又曰當此之時諸侯各據方面威福由己世宗自淮甸回有許州百姓于駕前訟節度使向訓世宗遽械此人付向訓令自

卷之六

六

鞠問訓得之即活沉于水其輕蔑憲章恣橫不法也如此然則今日天下即昔時天下也今日人民即昔時人民也朕自君臨未嘗不一日雞鳴而起聽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務雖微細者朕嘗亦與詢訪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也固無壅蔽凌替之事呂端等對曰臣等待罪廟堂曾無裨益拜謝而退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被病虜謀知之韓德威復為李繼遷所誘遂率眾入寇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輿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遣親信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家世受國恩虜寇未滅御卿之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蓋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丁酉 上聞御卿之喪痛悼久之贈侍中以其子供奉官推正為洛苑使知府州事御卿累世邊將習知蕃夷情狀忠勇感慨常欲立功以報恩朝廷

亦以麟府逼近胡羯倚為一面捍蔽自子河汭之戰戎人喪
氣不敢深入為寇矣 戊戌斬馬步軍都軍頭澄州刺史孫
贊坐護石堡戍兵擅率兵入虜境失利故也 上因謂宰相
曰軍旅情狀朕盡識之但信賞必罰人自知勸贊近請往河
西効用及與蕃賊接戰違主帥號令陷却百餘人朕已遣使
臣就斬之似茲將領稍失律不與寬貸則徧禪行伍安敢更
不用命也 是日詔内外文武臣寮及諸邑人自今起請制
置事須有益于國無損于民乃得聞奏如施行後顯有利濟
當議旌賞如虧損公私亦重行朝典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三十七之一

太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一

至道二年春正月己酉親享太廟辛亥合祭天地於圜丘
大赦天下先是禮儀使宋白奏曰伏詳儀注朝享太廟
皇帝先指壘洗後奠瓚其祀天地望先詣壘洗後奠玉幣
上遽召宰相以問呂端等曰王者親執玉帛以事上帝玉帛
者接神之物若沃盥而後奠獻亦足以表虔潔之意白曰如
允臣所請止一次升壇上聳然改容曰朕親奉大祭蓋為萬
姓祈福蓋變禮為允當依卿奏如合遵舊典故不以登降為
勞端等皆言白所陳得禮之中也遂從其議上以文物仗
衛之盛逶迤布護極望無際曰詔有司亟為南郊圖二月
壬申朔贈司徒謚文正李昉卒昉溫和不無城府寬厚多恕為
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江南名士大夫歸朝昉多與游
雅厚善張洎而薄張昞及昉罷相洎草制力攻昉之短昞朔
望嘗詣昉第人或謂昞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昞曰
我掌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有所請求于我我故重之昉
素病心悸每一發必彌年不瘳嘗請諸子曰我前後典誥命
三十年勞役思慮而致是疾尔卒後上嘗謂近臣曰昉本
以文章進用及居相位自知才微任重無所彌綸但憂愧而
已祠部員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曰尚書省國
家藏載籍興治教之府所以周知天下地理廣袤風土所宜
民俗利害之事當成周之世治定制禮首建六官即其源也
漢唐曰之軌範斯著簡策所載煥然可觀蓋自唐末以來亂
離相繼急于經營不遑治教故金穀之政主于三司尚書六
曹名雖存而其實亡矣謹按六曹凡二十四司所掌事物各
有圖書具載名數藏于本曹謂之載籍所以周知天下之事

由中制外教導官吏興利除害如措諸掌位故曰歲載籍典
治教之府也今職司久廢載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
祠部有諸州僧道文帳職方有諸司閏年圖刑部詳覆諸州
已決大辟案牘及旬禁奏狀此外無舊識欲望令諸州每年
造戶口租稅實行簿帳寫以長卷者別寫一本送尚書省歲
於戶部以此推之其餘天下官吏民口廢置祠廟甲兵徒隸
百工疆畔封洫之類亦可籍其名數送尚書省分配諸司俾
之緘掌俟期歲之後可以振舉官守興崇治教望選大僚數
人博通治體者參取古今典禮令式與三司所受金穀器械
簿帳之類仍詳定諸州供送二十四司載籍之式如此則尚
書省備歲天下事物名數之籍如秘閣藏圖書國學藏經典
三館藏史傳皆其職也 上覽奏嘉之詔令尚書丞郎及兩
省五品以上集議其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曰臣者六官

世廿二

法天地四時之柄文昌列署體象緯環拱之文是為布政之
宮王化之本典教所出何莫由斯然而古今異宜沿革殊制
或從權而改作亦因時而立法唐之中葉兵革弗寧始建使
各專掌邦事權去省闡政歸三司五代相循未能復舊今聖
文垂拱書軌無外將循名而責實庶稽古以建官悉舉舊章
以蹈前軌而歲祀寢久曹局僅存有司失傳遺編多闕臣等
欲望委崇文院檢討六曹所掌圖籍自何年不係都省詳其
廢置之始究其損益之源別俟討論以期恢復上以其迂濶
竟寢之王炳奏議不得其日宋琪自吏部尚書遣右僕射在
于二月今琪猶以吏書見故附此事于二月末寔錄別
本亦載此事 夏四月甲申朔屯田員外郎呂奉天上言司
馬遷史記王超五位圖歲次朔閏皆與經傳不合以為唐堯
即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歲亦在丙子凡三千
三百一年起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

每七十六年得一朔旦冬至此即古曆一部每一部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為常直至春秋魯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了無差爽用此為法以推經傳縱小有增減乃經傳之誤皆可發明也古曆到齊梁以來或差一日更用近曆校課亦得符同恭惟 聖朝文教聿興禮樂咸備惟此一事久未刊修伏望 聖慈許臣撰進不出百曰其書必成倘有可觀願藏秘府詔許之書卒不就 先是遣使來訪川峽諸州守貳之能否多不治者獨知夔州袁逢吉知遂州李虛已通判查道知忠州邵暉知雲安軍薛穎等七人以稱職聞戊子皆賜詔書獎諭逢吉鄆陵人潁河中人道元方之子也道事母至孝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布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脫巾下取之得鰕尺許以饋焉刺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及母卒絕意名官遊五臺將落髮為僧

一夕震雷啟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乃從進士得官為館陶尉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飢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他吏皆脫去道獨荷之自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杖其富民于是餘民大驚逋稅立辦道不勝貧與妻謀欲去官賣藥會都運使樊宗古素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與其縣主簿葉齊宗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亦不敢當公薦也宗古不得已兩薦之齊由是得改光祿寺丞直史館道尋自遂州徙知果州道為館陶尉以道薦為主簿葉齊此據司馬光曰齊錄以館陶主簿改光祿寺丞直史館也時寇盜尚有伏崑谷依險為柵者其酋何彥忠集二百餘眾止西充之大木槽穀弓露刃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始懼罪欲延數刻命耳其黨豈無誑誤耶即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

間關林壑間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恚驚畏持滿外向道神色

自若據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常聞其仁是

寧害我者乃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

帶驛奏之又賜詔書獎諭非顯目者又有朱協劉檢二名即

是朱昂弟然本傳亦不著嘗為川陝何官先是五品以上官任子皆攝太祝

上謂宰相曰膏粱之族官勲固已榮貴子孫仕官者多至四

五人每覃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不數十年遂通

閭籍此甚弊政亟宜革之乙未詔自今止賜同學究出身依

例赴選集 五月辛丑令開封府判官楊徽之等三人按行

管内諸州民田旱甚者蠲其租及微之等上所蠲租數叅知

政事寇準曰東畿夏苗歲收三十萬斛令蠲免五分以上其

間貧下及新歸業者理當蠲免內形勢戶慮成僥倖 上曰

自秦變阡陌井田之制不復故豪猾并兼租稅減耗遂致棄

本逐末朕常念生人衣食之源貧富不均訟端四起俟三五

年歲時豐稔民庶康樂必擇強幹有執守之人先自兩京五

法止取地土頃畝不以見墾及荒田繁重者減省僥倖者增

益之嚴其法制務在必行庶使百姓皆足訟端永息也據此事

訓寇準既有此言御史曰謂遣使覆按故王欽若始受知于

真宗實錄王文皆畧焉亦可惜也別本實錄于明年六月丁

酉載此事與實訓李繼遷帥萬餘眾寇靈州癸卯四月館

使曹璨自河西入奏上召宰相等于北苑門語其故曰繼遷

曰剽劫輜重之後頗猖獗自恣輒窺靈武驅烏合之眾頓堅

城之下固無持久之理却緣城中人齎表告急為賊所獲賊

以為危窘因頓兵未即引去卿等宜熟慮之朕固有成筭矣

呂端曰靈武單儲之少賊黨又據瀚海津要環慶三道各發

勁卒約輕齎徑走平夏攻取繼遷帳幕繼遷必頽惜粟穴望

風引退如此則靈武圍之解饒道得通矣 上曰不然三道

起兵深入所發甲卒凡幾萬人何人為將領何人將輜重況塞垣表裏沙磧三道兵馬於何處會合須更熟籌其事不可輕舉向者蜀粟朕令分三輩護送丁夫悉持弓矢自衛兵給拒馬勁弩令為方陣而行寇至則分布拒馬發勁弩士卒咸列以待之誠令遵守紀律豈至敗衄而將校皆自率胸臆不用條教當寇之暴集戰具未暇施設而丁夫已潰亂相蹂而死豈謀之不臧蓋違朕節制所致也叅知政事張洎曰盛暑之月水泉之竭蜀粟未集而議者欲三道舉兵深入以分賊勢陛下以為未見其利誠如聖旨時中使竇神寶在靈州賊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卒全其城按實錄正月乙卯命曹及病故遣二月延廣平據燠傳琛未至即琛復自河入秦至六果是戊戌乃獨竇神寶傳畧見此靈州不出附載更俟考尋

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圖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灾害之象上語宰相等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殃五星凌犯朕常候之未嘗無其應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聞王師之至固已破膽其如寧州救援未及萬一不守城中皆漢民必盡為此賊所屠戮自開壁以來居人乏食餓死者必眾上回嗟嘆久之辛亥上降手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遣猖獗未就誅夷居廟堂侍帷幄者正合運奇兵而伸婉畫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再護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民多少舉兵深入賊境以分其勢又合用兵幾何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今日實封來上呂端等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陳所見恐乖詢謀僉同之義望

共為一狀述其利害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所詢乃緘默而不言深失謨謀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爾必無逆鱗忤旨之事上默然壬子洎上疏曰李繼遷違天逆命跋扈邊陲既掩截于軍儲復攻侵于藩鎮孤恩負德夷夏共知政當蹶熾之辰復起轉輸之役注怨緣邊民庶救死之不暇豈敢有望于安堵者乎况靈武郡城介在河上饋運艱阻臣請備陳始末一二條列以言之昔在唐朝吐蕃最盛乘安史之亂陷河隴之地肅宗用靈武之師克復兩京者緣黨項率先順命靈武地界與黨項接連自長安出廊時度塞門經鹽州抵回樂東坂入靈武東門迄至近代以來謂靈武可以控守者緣路在黨項內地無鈔畧之患故也今繼遷以黨項餘孽邊防黠虜據平夏全壤扼旱海要衝候徃忽來若居衽席之上國家若兵車大出則駭驚鳥散莫見其蹤由是般次戴馳則蟻聚蜂屯便行於劫奪向來轉般芻粟既下失地利又上違聖謨致此奔衝理甚明顯其事一也甲馬行役糧草飛輓軍須所急莫若井泉自環抵靈早海七百里斤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荷戈甲而受渴之雖勇如賁育亦將投身於死地又安能與賊羣爭鋒哉其事二也自逆虜滔天靈州閉壘犬羊之衆蹂踐四郊田疇日荒樵蘇絕路負戶而汲易子而食備禦理盡飛走望斷豈能復為國家堅守者乎其事三也假使靈州圍解早海塵清朝廷當須召發甲兵裹送糧草未逾終歲輦運復興乃是以日繫時而轉輸無已驅秦雍之百姓供靈武之一方使無辜之民膏塗原野朝廷大計豈若是乎其事四也况繼遷或成或敗未足致邦國之安危靈武或在或亡豈能繫邊陲之輕重得失大較理甚昭然或者謂臣曰今朝廷以天下之力而不能救靈武

之一郡豈不為耻乎臣對之曰聖智宏深牢籠宇宙處置戎務盡妙窮微向來臣下但於宸筭能舉一二而遵行之則繼遷不足擒而靈武安有攻守之慮也今則事幾已失奔駟難追豈可不問臧否唯謀克取昔漢武以英材雄略征伐天下然而以造陽之地百里舉而棄之高宗棄王險之城元帝棄朱崖之郡咸能與時消息垂裕無窮豈德不至而力不任哉事有不利故也或者又曰靈武如不能守則環慶等郡便與蕃戎接境得不危殆乎臣應之曰靈武居平夏西北復絕一方逆賊制旱海之衝斷飛輓之路議者尚云可守而不可棄今環慶等郡居山南之腹非受議之所乃云受困不亦過乎况四裔郡城皆在邊上若以外墜戎境便曰陷危甚非公論也或者又曰繼遷逆衆尚在靈州官兵數千未出城邑豈可不謀救援而坐觀陷沒也若國家於環慶丹延鄜府等三處

各出兵馬齊驅賊境分頭牽拽繼遷必頽惜粟穴望風而旋城內官軍定免淪胥之禍况環慶一路雖乏井泉清遠軍大有糧草可以就而食焉丹延麟府兩路河水已足供用但所經蕃部旋加掩襲則餽糧亦無闕矣若以救靈武戍卒復起三道之師當盛暑之辰涉不毛之地芻粟何自而計度水泉從何而卜射茫茫沙塞千里而遙復指何方為所詣之處大軍一發不可停留善敗否臧安能復保若繼遷探三路兵馬取一路可爭之處聚蕃戎之衆據險隘之津以逸待勞攻我師之困乏則輟亂旗靡豈比前日之退衄也一道踈失則兩道不戰而自潰矣謀謨之拙莫甚于斯今者果奉德音俾陳方畧臣以為牽拽賊勢兵甲不可令輒離本處但密傳宣告令排礙士馬張皇氣勢尅日三道齊攻虜賊聞之其勢必不能驅已老之師頓堅城之下若狃于進退則牽拽之勢可見

矣又何必冒兵馬之所忌犯盜賊之所長率易啟行自貽後悔以臣愚見所謂靈武封壤必不可以即時保守靈武士伍必不可以深入應接牽拽兵馬必不可令起離本處若踰此道縱使良平復生亦不能為謀矣比來河西形勢所謂謀不及者稽其始末盡緣違聖君指畫致虜猖狂賊方侈謀事皆倒置養成邊徼傷我國靈乃臣子之罪也然則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不以細故為嫌則棄地戢兵事非獲已乃從權之道也况繼遭窮凶極惡罪已貫盈雖假息穹廬怙亂沙塞一旦上天降禍首裂支分財貨土田咸歸聖日亦猶晉侯璧馬暫寄于外府復何異焉 上初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流汗而退 上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之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以其疏還之矣 己未詔西京作坊使叙州刺史帶御器械石普下御史府案問坐為西川巡檢擅離本部又奏事故也 上謂宰相曰石普恃在朕左右不畏王法徑赴闕庭朕已令繫治使知有刑獄艱苦昔蕭何周勃韓安國皆將相大臣猶不免于縲紲况此小臣乎既而召見赦其罪復遣之任時賊黨王鷓鴣復聚集剽畧偽稱邛南王普曰言蜀之亂由賦歛迫急荒農民失業不能自存遂入于賊望一切蠲其租賦使知為生則不討自平矣 上許之普既還揭榜告諭蜀民無不感悅部內以安普太原人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三十七之二

太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二

至道二年六月甲戌 上遣中使賈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
呂端等人五軸又以四十軸藏秘府字皆方圓徑尺呂端等
相率詣便殿稱謝 上謂之曰飛白依小草書體與隸書不
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筆硯乎中心好之不忍輕棄歲月
既久遂盡其法尔向來有江浙人號能小草書因召問之殊
未知向背但務填行塞白裝成卷帙而已小草書字極難工
亦恐此書遂成廢絕矣 庚辰温州言永嘉縣民陳侃五世
同居內無異爨侃事親至孝為鄉里所稱詔旌表門閭賜其
母粟帛 上謂侍臣曰德安陳旭一族孝友恭儉未見其比
叅知政事張洎奏曰旭家長幼千口餘世世守家法孝謹不
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府 上曰近聞本郡歲或小歉以官倉
米二千石貸之但受其半且云省番而食可以及秋成或謂
之曰曷不受而糶之可得善價旭曰朝廷以旭羣從聚居時
出王賦貸私室豈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此深可嘉賞
旭兢之從父弟也 壬辰駙馬都尉魏咸信上言以其父仁
浦郊祀覃慶自晉王封齊王私有避乞改封他國 上以
問宰相呂端奏曰晉國之上唯秦國為大寇準對曰自來中
書不與朝廷執紀綱如魏仁浦進封王爵當用三等以次追
叙豈合便封晉國况晉國是陛下藩邸舊封用為贈典非允
乃致迩來自晉封齊猶不滿望託以他故求改 上曰可因
此下詔以近世多故憲章隳壞不遵古道者若干事並從釐
革有司不能遵守者許憲司彈劾既而宰相卒不能奉行上
旨云 先是詔從河北轉運使祠部郎中陳緯未見為陝西
轉運使緯入對盛稱大名府判 著作佐郎濟陰任中正之

才請以代己 上曰朕自知之乃召見遷秘書丞乙未授江
南轉運使賜五品服上以中正頗長自擇大笏又命內臣取
緋衣長者賜之至部歲大稔賦租平糶皆有羨盈發運使所
子輿欲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
出過半今雖有餘而後或小歉則數不登將急取吾民乎子
輿乃止 秋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曰先王
之欲厚生民而豐其食者莫大于積穀而務農也臣早任計
司判官每獲進對伏聞聖訓以為稼穡艱難政之本苟能勸
課田畝康濟黎元則鹽鐵權沽斯為末謹審天下土田除江
淮浙右隴蜀河東等處地里復遠雖加勸督亦未能遽獲其
利況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于內今京畿周環二三
州幅員數千里之地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
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逃亡既衆則賦額

日減而國用不充歛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衆則地利
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行矣又安能致人康俗
阜地平天成者乎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兼領大司農
事典領于中又于郎吏中選才知通明能撫民役衆者為副
執事于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畊之處申以勸課臣又嘗
奉使四方深見田民之利害污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
頗得其由皆詔書屢下許民復業蠲其常租寬以歲時然鄉
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畊尺寸之田
暮入差役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
于捐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
逃則鄉里檢其資財至于空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鄉
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
蕩絕意言歸姦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授臣斯任則望錫以閑

曠之地廣募游惰之輩誘之耕鑿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
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硠肥均配俾之無煩督
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
裁決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
桑土潛擬于井田營造空居便立于保伍逮于養生送死之
具慶吊問遺之資咸俾繼營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
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以司農新
附之名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略也若
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
委于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估納之于倉以其
成數關白戶部 上覽之喜謂宰相曰朕思欲恢復古道革
其敝俗驅民南畝致于富庶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多矣或
知其末而闕其本有其說而無其用請此奏甚詣理可舉而
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請又言逃民
復業及浮容請向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
縣未得議其差役其乏種糧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民
輸稅外有荒田願附司農之籍者民有牛歲責以租課願隸
籍受田者並聽其因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
上品雖沃壤有水旱之虞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
境瘠復患于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
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
有三丁者請加授田如丁數以給五丁從三丁之制七丁者
給五丁十丁者給七丁至二十丁三十丁者為限若寬鄉田
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蕪及桑棗榆柳種藝之
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七十畝三
丁五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令常參官于

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司農丞者不授諸州通判
即領農田之務又慮司農官屬分下諸州民頑已久未能信
服更或張皇紛擾其事難成望許臣令五官吏于近甸寬鄉
設法招携俟規畫既定四方游民必盡磨至乃可推而行之
呂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望以其狀付有
司詳議乃詔鹽鑛使陳恕等于逐部擇判官一人通知農田
利害者與靖同議其事恕與戶部使張鑑度支副使樂崇吉
戶部副使王仲華鹽鑛判官譚堯叟未見度支判官李歸一
共議請如靖之奏乃詔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
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
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上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
未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方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靖為勸農
使在八月辛酉丙寅叅知政事寇準罷為給事中先是郊祀行

慶中外官吏更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得臺省
清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即叙進焉廣州左通判方正言馮拯
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
拯嘗與準有隙故準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極下章奏列銜皆
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升惟節于極上均責拯仍特
免勘罪拯恚曰上曰閱萬機寧察見此細事蓋寇準弄權
耳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
劄子以進而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亦具奏且言呂端張洎
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
準抗故得以任胸臆亂經制皆準所為也上大怒準適祀
太廟攝行事台端等責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
至于除拜專恣實準所為也準性剛強自任臣等忝備大臣
不欲忽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上又曰前代中書有堂

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 太祖朝趙普
在中書其堂帖勢重于敕命尋亦令削去今何為都置劄子
劄子于堂帖乃大同小異耳張洎對曰劄子蓋中書省行遣
小事亦猶京百司有符帖關刺之若廢之則別無公式文字
可以指揮 上曰自今大事須降敕命合用劄子亦當奏裁
方可施行既而準入對前殿 上語及馮拯所訴事準抗言
與端等同議除拜 上曰若廷辯是非又深失執政之體矣
準猶力爭不已 上先已厭準因嘆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
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以進辯論于 上前 上益不悅遂
罷之尋出知鄧州戩高麗人附國子學隸業太平興國五年
登進士第歷官以清白聞其為轉運使蘇易簡所薦也拯初
責知端州言事不已嘗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
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又獻番禺紀異集上欲召還準素不悅

拯乃徙知郎州道改通判廣州準既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始

命知江州極本傳云極不極知端州既全上言十餘事 太宗欲

以五年秋始參極為端州蓋踰四年而稍遺之餘事決非始至

準必在政始矣極為端州蓋踰四年而稍遺之餘事決非始至

刪時即使不疏相格加 閏七月庚午有司言諸州闕釐務官

五十餘員詔尚書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於州縣幕職官中

舉廉恪吏幹者各一人以補之 上謂宰相曰夫君子小人

趣向不同君子畏謹務在不欺闇室執持名節造次靡渝小

人則不然內荏外剛雖善談忠信而履行頗僻所以真偽難

辨然久而必敗其在官贖于貨賄罔畏刑辟及贓狀露驗雖

為小吏所持亦不耻拜以求解至薛智周為侍御史知婺州

政以賄成士俗多以羅帛為毆智周聚斂不知紀極州民謂

之羅端公即其為治可知矣卿等職在掄材今令朝臣舉官

已是逐末更不擇舉士何由得人也子別今附舉官後 辛未

詔自今中書門下

別設傳位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殿庭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署敕並以開寶六年六月庚戌詔書後

事 先是內侍白承蕃點檢三司所造衣物欠數甚衆 上
願輔臣曰朕頃令三司每端午初冬誕節所造衣物各為一
界則帳籍即時可畢情弊無由而生今三司總為一界何也
因言事得其要則簡而易理今三司但欲增置閼防以塞姦
幸不知綱目既衆簿書愈多姦幸強作朕欲并三司為一命
官總判及減省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當
令益鐵使陳恕議其可否張洎曰明王為政雖步驟不同及
其緝熙庶績莫先于簡國家乘五代之後百度陵遲三司掌
邦計故多創司分以謹閼務果能刪繁就簡深合古道也于
是恕准詔上奏曰伏以封域寔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
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員吏人救過不暇若為三部各

此中一

六

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
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于舊制閼防之要莫加于此
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制自逋父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
專令與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
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若兩司並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
公事其主轄支收早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
照驗稽延妨滯京城得替主吏遂設此司專行檢轄凡是支
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于本司置簿紀錄催刊收附文記
即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
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夫三司
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癸未詔三司都憑由司理
欠司宜并為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
理納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廢提點司餘悉從恕之

奏怒峭直守公性靡阿順每便殿奏事 上或未察必形誚

讓怒歛版跼縮退至殿壁員牆而立若無所容俟 上意稍

解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 上察其忠亮

多從其議嘗御筆題殿柱曰真益缺陳怒當時言稱職者亦

以怒為首焉癸卯本在 八月審官院引大理寺丞宣城高惠

連面授朝官 上欲肅清中外臨軒親擇官吏如有績用而

無私累者必加獎擢焉 江淮發運使楊允恭捕販私鹽賊

三十九人送闕下 上悉貸之回頤左右曰此等越逆江湖

習性已久固不能工作矣可團為一軍以備舟楫之役號曰

平河 九月右僕射贈司空謚惠安宋琪卒琪粗有文學頗

諧給周知人之情偽尤通明吏術在相府每百執事謁見有

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人咸怨焉 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

西路合勢破賊于島白池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人獲未

募軍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馬二千足兵器鎧甲萬數

賊首李繼遷遁去先是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

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步軍都虞侯容州觀察使顏川丁

罕自慶州西京作坊使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

兵抵烏自池皆先授以方畧守恩令鐸子也師已有期銀夏

鈐轄盧斌求對懇言曰蕃夷之族馬驕兵悍往來無定賊則

走他境疾戰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于內地多積

粟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

失固圍之策 上不從改授斌環慶鈐轄領兵二萬為繼隆

前鋒斌謂繼隆由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托馳

路才十日程爾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赤檉路回送

乏水請自清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 上怒召繼

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

繼隆命引進使周瑩賈詣軍前督之瑩至繼隆已便宜發兵不俟報既而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給率兵歸本部何本部不獨王超當知是范廷召至烏白池與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卒困之終不能擒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部萬人戰缺門閉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及進師烏白池虜銳甚超不敢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虜既却德用曰歸師過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虜躡其後左右望其師慙不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超等初抵無定河水源涸絕軍士病渴東河轉運使索相亟輦大鍬千枚至即令鑿井衆賴以濟上初以方畧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列陣為攻擊之狀刺射之節且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才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悉焚蕩之賊中老弱不能走者繼遷悉埋于沙中但露其首部落降者皆曰人馬死者過半不能化矣夷謂活為化言不能自活也上因頌馬步軍都虞侯傅潛等曰此行合戰與還師之期悉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畧致此賊越送朕自即位未嘗如此殺戮蓋事不可容耳師興以來夏秋之際朕躬自謀度炎熱尤甚未嘗寧息大抵行陣布陣當務持重雖有勇者率數千人以先犯賊亦無能損益適足撓亂行伍朕每深戒之違令者必斬果無敢輕率者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宥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為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曰汝可取圖觀之潛等拜謝而退初命五將出師衛州團練使河陽李重貴實為麟府路濁輪寨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便于戰鬪利則進不

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大或不接戰且謀遠遁欲追
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穎以見陛
下 上善之賜以御劍又屢遣使撫勞及諸將果無大功重
貴還 上思前言命為并代副都部署重貴為并代副帥不
得其月日今附見
甲午詔壽寧節賜翰林學士兩省五品尚書省兩品以上一
子出身先是近臣因誕節或以踈屬求蔭補至是始為限制
非其子孫及親兄弟多寢而不報 乙未詔廷州歲貢龍鳳
茶先是斫茶丁夫悉鬻去須疑自今但幅巾先滌手爪給新
淨衣更敢違者論其罪 冬十月己未詔以池州新鑄錢監
為永豐監先是饒州有永平監兵匠多而銅錫不給知州馬
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詔從之於是歲增鑄錢數
十萬緡亮合肥人也始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
其資猶不足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緩與之期不

以分之二

九

踰月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行聞擢知濮州其後
蘇易簡薦其才任繁劇自福州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勾院磨
甚憑由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持吏短長嘗殺人以赦
免愈驚橫為里閭患亮發其姦誅之部中懾服馬亮常州得福
州事皆不
錢其時因鑄 甲子併三司勾院為一工部負外郎劉式專領

之 上面命式曰以汝一人當三人之職宜勉盡力副朕所
望式久居計司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積逋租至
多奏免之人以為便然多所條奏校駁過峻卒為下吏所訟
免官十按劉式家傳云李惟清為益缺使其女婿盜用官錢數
萬吏畏惟清不敢劫式發其姦誅之部中懾服
提提 欲而 陷三司貪 太宗 察其 情每 坐朝 輒對 衆其 業亦 皆皆 怨常 毀不
既得入 即出 視事 如真 諒清 乃諷 吏告 勅以 不俟 詔入 朝免 官
家傳 不與 然既 辨之 矣免 官事 當考 十一月 丁卯 朔司天 冬
官正 楊文 鑑上 言請 於新 曆六 十甲 子外 更增 二十 年事 下

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為無所稽據不可行用上
曰支干相承雖止于六十償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願
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曆以百二十甲
子為限初河東轉運使索湘遣憲州錄事參軍永康胡則
部送芻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以一月
計即湘遣則以其事入奏上因問以邊策對稱旨上顧
左右曰州縣豈乏人遂令記姓名於中書及李繼遷討賊兵
久不解湘曰微子幾敗我事繼隆復移文曰兵且深入糧有
繼乎則謂湘曰彼師老欲歸耳但以有備報之已而果然
先是淮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餘則不商人由海上販鹽官
倍數取之至禁地則上下其直民利商益之賤故販者益眾
至有持兵器往來為盜者發運使楊允恭以為行法宜一即
奏請悉禁之而官遣吏主其事事下三司三司言其不可允

恭固以請甲午詔從之允恭又請令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
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恭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貨歲課
增五十萬八千餘貫禮部侍郎蘇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
告謝曰飲已半酣其後沉湎不已上嘗回接約見誠約深
切易簡垂涕再拜翌日復具表稱謝上親批荅以申獎勵
又草書勸酒戒酒二詩賜易簡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
不敢飲或休暇在第賓客候之則已醉矣十二月乙巳易簡
卒上曰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也辛亥有司言鳳州出
銅鉞定州出銀鉞請置官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眾
庶共之不許故事知制誥以先入者居上不繫于官次丁
巳始命工部郎中胡旦立于祠部郎中馮起之上非常例也
戊午詔自今州縣官部內流民及亡失租調什之者一並書
下考令民間所織縑帛非鬻于市者勿出筭是歲大有年

天下戶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三十七之二

